

和志願軍相處的日子

林 雨 著



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

目 錄

麥克阿瑟的部隊	林 鋼 (一)
鋼鐵和人	林 鋼 (六)
和志願軍相處的日子	林 鋼 (一〇)
紅旗指日報凱旋	井岩盾 (一七)
渡過冰河，穿過火網	井岩盾 (二一)
到團指揮所去	安 危 (三三)
突破臨津江	海 彥 (四五)
七勇士血戰釜谷里	海 彥 (五五)
英軍坦克營的覆滅	海 彥 (六〇)
美軍的狼狽相	海 彥 (六四)
活的『鋼鐵』	海 彥 (六七)

麥克阿瑟的部隊

林 鋼

在漢城北邊三十公里的烏拉洞，我們參觀了一個俘虜營。先來的已經送到後方，現在這裏有十九名美俘，五名英俘，前者屬美軍二十五師，後者是英二十九旅的。他們剛剛從前線押下來，原先有三十多個，其餘的在戰地被美國飛機炸死了。第一次看到美國俘虜，任何人都可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——美國兵是一群沒有思想的動物。

屋簷底下，兩個美國俘虜在下棋，用錢幣和鈕扣做棋子；贏的那個不住搖動兩腿，輕浮地吹着口哨，對手則在咒罵。他們旁邊，兩三個朝鮮孩子正在欣賞另一個胳膊鬍子的動作。他端了一罐頭冷飯，右手帶着骯髒的手套，並不脫下來，就用它抓了飯往嘴裏塞。屋子裏二十來個，橫七豎八躺着。靠屋角幾個在搔癢，生瘡的狗一樣喧嚷。朝鮮氣候嚴寒，美國兵寧可讓蟲子在身上爬來爬去，不願洗澡。東京弄來的玫瑰色襯衣，發出難聞的腥臭，頭頸裏的十字架，都已膩黑！星條旗撕成幾片，包着砂糖或者煙葉。俘虜們都穿着原來的軍裝，手上帶着金錶和金戒指，皮夾子裏保存着美金票、自來水筆、情書、家信、照片。麥克阿瑟曾向士兵說：『如果被俘，共產黨（指中、朝戰士）要挖心剖肺』。我可以證明，這些骯髒東西也還在他們體內。俘虜們從不殺不辱的事實，相信了志願軍的俘虜政策，所以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成天打鬧，吹口琴，唱歌。只是缺乏教養的兵士唱的歌，難聽而不合拍。

但是當被俘時喪魂失魄的情景，實在可笑。開頭兩天，身子常常在顫抖，志願軍和他們

講話，聲音放重一點，就把雙手舉起來了。翻譯同志告訴我們一個故事：四個戰士，押着他們從戰場到軍部。黑夜無月，走了一個多鐘頭才發覺他們還舉着雙手，就這樣走了十來里路。戰士不會講英語，用槍示意叫放下手來，他們誤爲要槍斃，都跪下來哀求饒命了。

這就是麥克阿瑟的部隊！

每一個俘虜都說，「我不願意打仗」。對於大多數美國兵，這是事實。我們進行了一番調查，知道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強徵入伍的。其餘是因爲失業、失學或躲債而「志願入伍」。將校尉士是職業侵略者，士兵大多係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的新兵，年紀都在二十、三十之間，既不勇敢，又缺乏戰鬥經驗。這次動員士兵到朝鮮來送命，用了欺騙手段。美國戰販們動員時說，到日本去駐防或換防，並且宣傳了日本風景何等佳美，女人「馴順溫柔」，到日本住了一晚上，就乘船到朝鮮了。俘虜們說：「日本與我們宛如夢境。」船離日本，美國將軍們才宣布：現在奉「麥帥」之命，到朝鮮作戰。將軍們說：「我們一定勝利！」將軍們說：「這和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同樣的意義和光榮。」將軍們說：「朝鮮正在受侵略，我國安全受到威脅。」士兵是不懂這些話的，一個年紀比較老的俘虜對我說：「實不想，我只服從」。這樣的兵，不知爲誰而戰，不知爲何而戰。當他們還有飛機大砲掩護的時候，便躲在坦克後面衝鋒。當勇猛的人民軍和志願軍出現在他面前時，就跪下來繳槍了。

我們與之談話的俘虜當中，有一個叫史坦奮的，是個電機匠。這個去年剛剛滿二十二歲的青年，對於這一個月的遭遇是迷亂了。四天以後要結婚，突然被徵召入伍。違抗是要坐

監獄的，他含淚離開了正在試穿禮服的新娘（她現在住在俄亥俄州巴勃登城第四街四四九號）。十二月七日離開舊金山。十三天到東京，住一宿，正好在聖誕節到達釜山。這時，參加所謂「聖誕節總攻勢」的隊伍，已經潰退到三八線附近。這個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青年，就被編到二十五師二七團二營G連當二等兵，送上火線了。九天以後，他就當了俘虜。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參加戰鬥，他那個排接受任務監視公路，排長命他固守一個突出在陣地前面的山頭。一月四日夜裏，忽然看見十來個黑影，一直往上衝，一閃，都不見了。一陣砲擊通過全身。立刻，四面響起槍來，砲在遠處轟響，一片人聲喊「殺！」手榴彈在他頭上、身前身後爆炸，他費了極大的努力才停止了渾身的顫抖，定定神，他決定：「應當逃走！」回過頭來，發覺那些老兵不通知他，早已離開了陣地。「那末，就投降吧！」他並不困難的實現了後一個願望。

俘虜們說，到朝鮮作戰以來，他們最大的願望是：「在戰場上負傷，回國休養。」美國兵厭戰怕死的情緒，像進入炎夏的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上昇着。當杜魯門在白宮祈求「勝利」的時候，他的前線指揮官李奇微和士兵們却在祈禱另外二件事：「早日回家」。「吃驚病」之後，「自傷」成了美國軍營的「流行症」。美國將軍們曾向士兵這樣說：「只要我們站起來，讓共產黨軍隊（指中朝戰士）看一看我們的美軍制服，就要往後潰退的。」事實剛巧顛了個倒，我們和俘虜談話，講到「雲山」兩字，他們猶有餘悸，臉上都變色。二十五師二七團班長斯密司台維說，美國兵對志願軍有四怕：一怕衝鋒號，二怕刺刀，三怕手榴彈，四怕夜戰迂迴。在戰場裏，美國兵想愛人，想溫暖的家庭，想釜山妓女，就是不想打

仗。戰爭激烈的時候，跪下來祈禱上帝保佑。現在住在俘虜營裏，他們又最怕飛機。當美國飛機俯衝轟炸的時候，由驚恐而發出的尖銳的叫喊聲音，被志願軍戰士嘲笑爲『防空警報』。在中朝戰士一次又一次的鐵拳打擊下，美國兵軍無鬥志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：志願軍戰士，大都是農民，學了的幾句英語『繳槍不殺』『優待俘虜』等，自然不成腔調。然而就憑這種『戰場喊話』，加上手勢比劃，也能把美國兵喊了過來。

然而，就是這些懦夫，用飛機大砲向手無寸鐵的朝鮮老人、婦女和兒童轟擊，進行瘋狂的屠殺，焚燒圖書館、學校、住宅和商店，焚燒馬鈴薯和金黃色的稻田，幾乎每個俘虜可以舉出他強姦的朝鮮婦女的數字，沒有脫落光牙齒的婦女，都是蹂躪對象，坦克兵把婦女拖到坦克裏發洩獸慾……。這些構成了美國兵的野獸的性格：他們十分懦弱，却又無比殘暴。

志願軍在戰場上給美侵略軍以無情的痛殲，一旦放下武器，就予以必要的優待和教育。

這兩種恰當的方法，正在喚醒美國兵的理性和良心。被俘以後，俘虜衣暖食足，受傷的給予治療，有一個叫愛德華·大衛·斯坦激萊登的，臀部骨折，大小便不能起床，志願軍衛生員替他端尿罐，他感動得流淚了。傷重不治而死亡的，允許牧師（美軍每個團有隨軍牧師，也當了俘虜）做祈禱。談起這件事，『少尉營長』威廉可脫拉住記者的手說：『沒有想到死在朝鮮還能受洗。』有一個俘虜，到處打聽第一個解放他的志願軍戰士的姓名。他說：『我要告訴老婆和孩子，永遠記住他的名字，爲他祝福。』這個俘虜叫瓊斯，他的太太現在住在奧克拉荷馬州克里夫蘭城開洛基東街六〇八號。『虐待俘虜』的謊言被揭穿，美國士兵就是從這爲起點開始覺醒的。他們開始懂得羞慚，有幾個尉官，原先說他們到朝鮮來是『幫助朝鮮』

建立一個民治民享民有的國家」的，當我們指出美國正在企圖毀滅三千萬愛好和平人民的生
活、愛情和美麗的明天的事實，並且進行責備時，都垂首不語了。北京出版的英文雜誌『人
民中國』幫助他們正確認識新中國。坦克手要求替我們修理坦克，醫生要求留在志願軍裏服
務。讀了『人民中國』上宋慶齡副主席的『爲和平簽名運動而努力』，十九個美俘集體在和
平宣言上簽名，並且寫信給州政府和親友，要他們採取行動要求美國政府結束這個非正義的
戰爭，撤兵朝鮮。我曾問一個年方十九的俘虜鮑貝·瓦克，回國以後，他預備怎麼做。他
說：『從今以後，永遠不再替資本家打仗了。我並且要告訴全國人民，和新中國做朋友。如
果不願丈夫和兒子當兵送死，那末下屆大選，每個美國人再不要投杜魯門的票！』

鋼鐵和人

林 鋼

記者乘着嶄新的美國吉普車，從鴨綠江奔向漢城。公路兩旁，到處是打爛了鼻子的美國軍用十輪大卡車。有的只剩了空架，像餐桌上的魚脊骨。曾經是戰場的山坡，沙河或稻田，仍還保留了戰場的痕跡。佈着白色星徽的九十噸和六十噸的坦克，房屋一樣大，都癱瘓了。漢城北邊佛彌地，東倒西歪着十餘輛重型坦克，有幾輛已經翻了身，砲塔向下肚子朝天，蠢狀可掬。各種口徑的榴彈砲、火箭砲、吉普車、救護車、水壺、飯匣、無線電、收音機、軍用電線、汽爐、沒有用過的鐵絲網、擔架、蓬帳、皮鞋、鋼盔、打字機、罐頭……狼藉滿地。雲山戰場軍隅里一帶，千餘輛汽車殘骸，堵塞十來里長的公路。有一些汽車後面，還掛着十五生的口徑的榴彈砲，砲口朝向南方，它來不及解下來使用，就給志願軍打得不會叫了。我似乎看見了當時的情景：美國侵略者從頭到腳丟得精光，奪命潰逃；人民軍和我志願部隊，並肩卸尾緊追。到達前方，我看見志願軍戰士肩上，斜掛着快慢機卡賓槍和三〇自動步槍，這就是美國將軍們吹噓的自動火器。我也看見了無後座力砲，有了它，志願軍就有了最新式的反坦克武器。

美國的鋼鐵產量，暫居世界第一位，年產七千萬噸。這一次，我是看見了美國鋼鐵了。在朝鮮戰場上，美國兵是用幾十萬噸鋼鐵裝備起來的，擁有數量衆多的飛機、大砲、坦克，編制表上，武器比人多。但是他們永遠吃敗仗。中國人民志願軍手裏只有步槍、手榴

彈、爆破筒，却節節勝利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一位志願軍的師政治委員回答我說：『美國有的不過是鋼鐵，我們有的是有偉大意志的人。』

到了前方，我懂得了這句話的真實意義。在前方，我訪問了志願軍戰士，他們告訴我許多英勇的戰鬥故事。他們咬牙切齒的說：『不消滅光美國鬼子，誓不回國！』在前方，我也訪問了美國俘虜，他們說：『政府每月給我一〇五元，我就替他駕駛坦克。但我時時盼望早日結束戰爭，好回家去；至於勝利屬於那一邊，對我是並不要緊的。』

爲了保衛祖國、保衛世界和平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征服了人所不能忍受的艱苦，和人民軍肩並肩，勝利地戰鬥在反美鬥爭的最前線。雲山擊潰了麥克阿瑟的『總攻勢』以後，志願軍不會休息，便從清川江出發，向新的勝利前進。打了敗仗就反顧，數百架美國飛機，無分晝夜，到處絕望而瘋狂的轟炸掃射，妄圖阻我前進。但是幾十路大軍馬不停蹄地向南方疾進。朝鮮去冬嚴寒爲數十年未有，此時又下起漫天大雪來，戰士們披着重雪，冒着勁風，身負三四十斤重載（武器、彈藥、洋鎚、乾糧、背包……）翻越崇山峻嶺，踏破冰凍的江和河，向前挺進。爲了追擊敵人，每晚差不多要行軍一百里。有時攀登懸崖峻嶺，有時是羊腸小道，達到公路，常常是跑步前進的。忍受着澈骨的曉寒霜冷，以鋼鐵的意志征服一切艱難困苦，英雄們來在『三八』線上。

美國侵略軍在『三八』線做好了充分的準備。有三八線的舊工事，增築了強固的現代化新工事。四道防線，縱深十五里，每道防線前面，設有布雷地帶和層層鐵絲網，更有臨津江爲天然障礙，噴氣式飛機，一分鐘不息地在陣地上空嗡嗡，西翼又有艦隊『保護』。

然而鋼鐵能阻擋得住志願軍前進麼？就在這裏，志願軍給美國侵略者安排了致命的另一次打擊。一九五零年大除夕，前線寂靜。南岸敵人不安地在壕溝裏縮瑟，江的北岸，却看不到一個人、一縷炊煙。對於敵人，這是多麼可怕的寂靜。當夜四點五十分，三顆紅色信號彈突然冲向臨江上空。頓時，一陣天崩地裂的轟響，撕破戰場寂靜。大炮第一次在志願軍陣地上響起來，這是從敵人手裏繳獲的。砲手射擊準確極了，連發連中。敵人陣地上燃起了熊熊火燄，敵人的大炮和機槍變成啞巴，火力陣地全部摧毀。突破連十三分鐘佔領了南岸灘頭陣地。一當南岸的信號彈在空中放出異彩，北岸地面上就冒出來了千軍萬馬。在東起春川，西至坡山，三百里橫寬正面上，志願軍以排山倒海之勢，全線突破敵陣。攻勢是這樣猛烈，不到一星期，漢城解放，漢江也告突破，麥克阿瑟的生命線全部摧毀，被迫撤到三七線以南去了。

我想補叙一個突破口的故事。在這個突破口，臨江江寬半里。水深處齊到胸部。水流湍急，冰塊在江心傾瀉。正是三九寒天，零下二十度，我們的突破部隊，是在夜間涉水過去的。體弱一些的戰士，一下水就凍得說不出話來了。『保衛祖國保衛和平』的鋼鐵意志，又一次支持英雄們前進。江面到處響起鼓動口號：『過江就是勝利！』『全世界人民看着咱們向前進，同志們，我們只向前去，決不後退！』有一個機槍手，名字叫李會，三次連人帶槍滑跌在水裏。爬起來，他首先着急機關槍已經結了冰。這時，全身濕透，胸口一點沒有暖氣了，只剩肩膀還沒有浸着水。他立刻把梭子卸下來，放到右肩，貼肉溶化冰梭子。冰溶化了，他就把機槍架在流過身旁的冰塊上射擊，人在水中，槍在冰上，掩護突擊排前進。部隊

上岸以後，每個戰士全身都已浸透了水；風一吹，渾身都結成『冰盜甲』了，英雄們便穿着『冰盜甲』追擊逃敵五十餘里。

第三次打擊把美國侵略軍打的實在慘，麥克阿瑟發出了哀鳴。我曾經到前方一個衛生部訪問，那裏有十幾個美國傷員在受醫治。每一個都遍體重傷，倒在炕上呻吟，不能動彈了。有一個叫詹遜的，從昏迷中醒過來說：『上帝保佑，我不是遇見了神兵麼？人是不不能渡過臨津江的。』志願軍一個青年的衛生員回答他說：

『我們是人。不過，我們是中國人。』

『保衛祖國，保衛世界和平！』的偉大思想，武裝着中國人民志願軍。使她的每一個戰士，比鋼鐵還堅韌。在這樣的人的面前，美國的鋼鐵便變成了廢鐵。

和志願軍相處的日子

林鋼

志願軍穿着深綠色的棉軍衣，很厚實。一律馬褲。幹部服的衣領、袖口和褲腿上，鑲着紅邊，戰士衣服的鈕扣，斜在右胸。千里征戰已使軍衣磨爛，滿身補釘，然而絲毫未減英雄們的威武氣概。

到達漢江前線，我們第一次看見志願軍哨兵的時候，激動得幾乎要淚呼了。那個哨兵，屹立在山崗，迎面射來的朝陽，把他的臉龐和戰衣染得鮮紅。右肩斜掛着卡賓槍，炯炯雙目逼視前方。他身後，山連着山，綿亘千里；他腳底下，美麗的漢江靜靜流過。我們奮步上前，緊緊地握住他的手！

「同志，您辛苦了！」

「不，爲了保衛和平，這就是我的崗位。」他看看我們的衣服問道：「剛剛從祖國來嗎？」

「是的。很想念祖國麼？」

「想念極了，祖國多麼好啊！」

『祖國』兩字在這裏用得非常廣泛，聽起來也倍覺親切。前方的人，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祖國。回憶祖國的生活和工作，是掩蔽部的主要話題。雖然冷，火盆面前沒有人，指揮員和戰士都跑到收音機面前去了，聽北京廣播。來自祖國的報紙和信件，傳來傳去，視同珍寶。

我們中南慰問團被介紹爲「祖國來的人」。到達軍部的晚上，鄰近幾個村莊的志願軍同志都聞訊趕來，親熱地圍住我們，要「講講祖國的情形」。我們帶去了價值八十億的慰勞品，帶去了中南人民對於志願軍的關懷與慰問，我們也報告了正在後方轟轟烈烈展開的抗美援朝運動、土地改革、鎮壓反革命和生產競賽的情況。雖然掛一漏萬，也大大鼓舞了英雄們捍衛祖國的意志。戰士們說：「我們的戰鬥不是孤獨的，你們後方也在打大勝仗。」

志願軍，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們，正是爲了保衛祖國而戰鬥在國門之外的。去年深秋，部隊跨過鴨綠江，不出一百里，就碰上瘋狂向北推進的美國侵略軍，打上了出國第一仗。看看鴨綠江那麼窄，每個人都說：「好險！美國鬼子不用帶望遠鏡，就瞧見拉古哨發電廠（註：在鴨綠江上）了！假若我們晚來一步……」。向南挺進，朝鮮的土地向戰士訴說自己的災難：來不及收割的稻田在燃燒，汽油澆在河上，河也在燃燒，城市和鄉村變成了廢墟，美國飛機還在瓦礫堆上投炸彈，成千成萬無辜的老人、婦女和兒童，慘遭屠殺，血浸濕了土地，深夜裏，婦孺們頂着包裹，茫無目的地行走在冰天雪地，嬰孩死在母親懷裏……。有個連隊，某夜宿營在新倉附近慈化里，村在深溝幽壑間，戰士去挖防空掩體，發現了兩個人坑，坑裏坑外七十多具屍體。問莊上老鄉，說：一週以前美國兵用機鎗集體鎗殺了本村的勞動黨員、人民委員會幹部和他們的家屬，把村子點上了火，裝去一卡車婦女，撤退了。戰士們掩埋了死者，就在墳上開追悼會。指導員這樣結束他的講話：「這樣的事情，難道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的家鄉麼？」黑夜裏看不見戰士的臉色，沉默半晌，全體用一個聲音回答道：「指導員，不消滅光美國鬼子，我們誓不回國！」就在墳上宣了誓。

後來，軍政治部把這個意思寫成動員口號，傳遍全軍。

志願軍作戰爲何如此勇敢，士氣爲何如此高漲，這是解答：他們爲保家衛國而戰！要描述這種士氣是很不容易的。決定戰爭勝敗的緊張關頭，連長說：『前面有地雷網！』有位戰士挺身而出說：『我去踩！』他倒下去了，但是開闢了前進的道路，萬千後續部隊踏着他所開闢的道路向前衝去。大同江、九龍江、臨津江都是冰河，橫寬半里，水深齊半腰，正是十冬臘月的天氣，部隊咬咬牙，涉水過去了。給養趕不上，餓了肚子一樣行軍，一樣打勝仗；渴了無地取水，飲雪。機槍手李家富，自己的機槍給打壞了，拾起犧牲者的鎗來打，一連打壞了三挺，他把三挺拆成一挺，繼續射擊。每次戰役以前，『請戰書』雪片一樣送到軍首長那裏，每個連隊要求把『最艱巨的任務』交給他們，並作壯語：『我們保證完成任務。』在需要付出代價的時候，共產黨員繳出了最後的黨費。臨津江之戰，一位副師長寫了決心書：『我們每前進一寸，世界和平的勝利就前進一步；任何情況底下，我要把每個戰士帶過江去。』他這個師，過江以後的任務是佔領一九二高地。有個戰士，叫沈忠學，不曾過江就踏響地雷，頭部腿上都受了重傷；他仍然爬過了江，一上岸就昏倒了。戰友們從他身旁衝向前去。甦醒過來，抬頭望望山，山還很遠。他想起師首長的話，拾起槍，繼續匍匐前進。路上暈倒好幾次終於爬上了山。他問『這是那裏？』伙伴們說：『這就是一九二高地。』聽完最後一個字，他倒下了。

志願軍就這樣永遠在向前進。但是，如果他們停下來守住一個陣地，就像山一樣不能移動了。高糧鋪是突破三八線的一個灘頭陣地，敵人集中十倍於我的砲火和兵力，想奪取它。

主力部隊迂迴到敵人側背去了，一個先鋒營在此擔任守備任務。敵我力量如此懸殊，戰鬥的壯烈可以想見。戰鬥最激烈的第四天，老炊事員樓保堂把飯剛送上火線，正遇敵人組織一次衝鋒。老頭子丟下飯，拾起犧牲者的槍，到戰壕裏射擊了。連長拉他：『砲火這樣猛烈，你快下去！』樓保堂回答道：『美國人的砲火，難道能把咱們志願軍的威風打下嗎？』直到主力在敵人屁股後面打響，整整十天十夜，敵人裝了六卡車死屍回去，陣地屹然未動。

大約沒有人比志願軍的戰士更蔑視美國了。戰士們談起美國兵，總是用這些語彙：『濃包』『狗熊』，或者說：『扯雞巴蛋的兵，叫杜魯門換一批好樣兒的來打打。』在戰場上：『給你個大邱蘋果吃吧！』一個手榴彈就扔出去了。美國兵在朝鮮戰場上是跪下來投降的，戰士們嘲笑爲『東方方式』的繳槍動作。許多戰士這樣向我說：『記者同志，回國去你告訴後方人民：安心生產吧，美國兵我們包打！』

這種大無畏的勇氣，在敵人面前變成了物質的力量。有一天，我和戰士余東高一道到他的連裏去，一路上，聽他講述出國以來的思想變化。他原先是辰谿一個鐵匠。抗戰後期，曾給中美合作所抓去半年，受盡美國刑具的折磨。這次聽說打美國兵，就報了名。從湖南出發到跨過鴨綠江，情緒一直高漲。出國第一仗沒有打上，光在旁邊挨砲彈，挨飛機炸，美國侵略軍的砲火是猛烈的，可把他嚇呆了。『誰說美國是紙老虎，人家是鐵老虎！』他這樣說。第二次雲山戰鬥打上了，他們那個團擔任主攻，猛一插，就插到敵人陣地心臟去。又是夜間，敵人大砲完全失去作用，我們的刺刀手榴彈大顯神威，美國鬼子紛紛跪下來繳槍了，有個黑人連，一百〇五人集體投降。余東高在第一個跪在他刺刀下繳槍的美國兵面前的時候，

心裏想道：「這就是指導員講的帝國主義裏的王牌嗎？」恐懼變成無畏，第三次戰役裏他打了坦克立了一大功。雲山戰鬥打掃戰場，美國兵怕被俘後「剖心挖肺」，爬在地上拖也拖不動，有的藏身山洞，用煙薰他也不肯出來。余東高搖頭說：「這一回可給我看穿了，美國兵是死老虎！」

前線的敵機自然比後方更猖狂些，但是沒有人理它。部隊早晨照常出操，飛機來了正好演習防空。白天，披一塊白布，戰士們一樣送信、架電線、運糧食，上山打柴、幫老百姓舂米，和朝鮮孩子嬉戲……有幾次，正在舉行會議，飛機疾馳而來，在頭上俯衝。大家便暫時停止了談話，或者把拿到嘴邊去的茶杯放下來，如此而已。飛機一走，會議又繼續進行。前方同志都有這個本事，能夠從聲音辨別飛機的型式，辨別它是路過還是要肆虐。如果是後者，不必走出門口，從「蓋溝」就通到防空洞裏去了。

「防空洞是家，房子是旅館。」軍長這樣向戰士說。美國侵略軍打了敗仗，日益喪失理性了，沒有目標，它日日夜夜濫炸村莊。甚至不惜爲十來戶的村莊，投擲幾十噸炸彈夷平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保存部隊特別重要。出國三個月，戰士們不曾解過背包，不曾進過房子。翻山越嶺，一夜行軍八九十里。到了宿營地，分好山頭，帶着疲勞挖洞。黎明之前，正是曉寒澈骨的時候，一停止勞動，汗也結了冰，但是戰士疲勞已極，忍飢受寒，蜷曲在掩體內就熟睡了。這便是休息。戰士們說：「那冷勁兒真如製冰淇淋！」戰士們疲勞到這種程度：有時候，指導員和他談話，聽着聽着，便睡着了。沒有堅毅的意志，那一個人能忍受這艱苦？我們去的時候，部隊正在休整，所以有了設備精良的防空洞了。戰士這樣打趣：「現在我們住」

在地主家裏！」

『我參觀了許多「地主之家」，大的可容全連人開會，普通都是住一個班。非常考究。松枝和泥土做偽裝，有窗有門。門上貼着標語，大都是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！」『爭取立功，爭取報國英雄！』『不消滅光美國鬼子不回國！』一類。也有貼對聯的，比如：『大砲機槍除舊歲，消滅美帝迎新春。』洞很高敞，人在裏面，不但可以站直，舉手也碰不到「天花板」。四壁泥石削得光滑如鏡，用大雨布遮住防濕。還有暖炕，可以燒火，炕前爲走道，炕上三十生的稻草，上鋪草蓆，再上就是美國毯子了。槍掛在「壁」上。挖壁爲洞，橫放幾個彈藥箱，便成「碗櫥」。圍住火盆，熱茶放在炕桌上，點起油燈，戰士們就在這上頭開會，評功、研究戰術動作、打撲克……有時候舉行個小型晚會。

在志願軍裏，我們最感興趣的事情之一是參觀戰利品，胸前掛滿『勝利勳章』的美國兵和英國兵，當了志願軍的俘虜，而志願軍是以俘虜和各種繳獲作爲自己的勳章的。出國的時候是輕裝，現在凡是美國軍隊裏有的砲，我們這兒都有了。領着我們參觀的同志講了許多名字，可惜我們只記得無後座力砲一種了。開頭，志願軍打坦克，只用炸藥、爆破筒、手榴彈，這造成了一些誤會，有個俘虜，是坦克手，沮喪的說：『沒有聽見你們反坦克砲的聲音，前面許多坦克都不動彈了，我不知道，繼續前進，也當了俘虜。』現在我們有了無後座力砲，侵略者們可以聽到『反坦克砲的聲音』了。戰士大部份攜起了快慢機卡賓槍，這是最新式的『自動火器』，形狀和重量跟卡賓槍完全一樣，分別只在它有快慢機，可以連放三十二發子彈。回國時候，志願軍首長還送了四支給我們，帶到後方做紀念。首長們都已換上了嶄